

(131) 王传圣 家日和士界八十

(131) 王传圣 目 录 王传圣

周保中遗诗二首 王一知 供稿 (515)

寻找二军魏政委 王传圣 (575)

奇袭太平沟伪警察所 王传圣 (585)

✓ 负伤以后 沈凤山 (512)

送 臧 菜 李延朋 (519)

✓ 皇军剿匪之花”败落记 卓 昕 (26)

奇袭老岭隧道始末 卓 昕 (38)

回忆我的哥哥叶景山 叶景华 (22)

我的抗联生涯 (《王传圣传》节选)

..... 胡南 肖由 (44)

忆东北义勇军十八路军组建和辑安战役

✓ 郭景珊 (79)

民族危亡 义师崛起 李藕堂 (83)

霸王朝一战震三县 胡乃千 (117)

回忆高德隆先生 金德令 王毓宽 (122)

王殿阳 (人物传) 赵 庆 鞠路宾 (119)

十八勇士杀日寇 刘崇发 (127)

集安大刀会始末简介 王崇文 (129)

地名传说 (25则) 县地名办供稿 (181)

集安地名的由来 林志德 (141)

集安地名攷 马有麟 (143)

鸭绿江 马奎一 (145)

万宝灯 杜宇 (147)

编后记 (151)

征稿启事 (152)

周保中遗诗二首

接 一九八二年五月，我们在拜访抗联著名将领周保中的夫人王一知同志时，她送我们周保中同志未公开发表的诗词两首，现予刊登，以志纪念九泉下的周老。

贪 大 功 那 来 侥 倖
污 典 籍 原 是 罪 人

周保中 一九五四年五月三日
于北京颐和园病中

首祝貴黨中泰國

誌百歲逢何香凝副委員長八十五壽辰

，因本國統一十八日，北京中華總商會特為

大仁大勇苦堅持，

革命貞操一代師。

建設艱巨猶堅持，
長壽愿同壯年時。

人罪最難與共

周保中 王一知 敬 祝

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八日

中華全國總工會

（王一知同志系北京市工商局局長）

奇袭太平沟伪警察所

王传圣

一九三八年的春天，当时在辑安县一带我们的部队集中的比较多，约有二千多人，这样一来部队的粮食问题就成了一件大事。为此，杨靖宇将军决定派出许多小部队，（我就是其中之一）为主力部队发动群众筹备粮食。太平沟驻有伪警察，对我们小部队在这一带活动威胁很大。这股汉奸坏的出奇，他们经常以外出搜查为名，到处残害百姓，特别是到我们小部队经常活动的地区，到老百姓家抓鸡、摸鸭、要捐、要税，以通匪为名，杀人、放火、敲炸、勒索、强奸妇女，无恶不作，群众无法生活下去。当地人民群众对这帮敌人恨之入骨，一致要求我们部队尽快除掉这帮汉奸走狗。

各小部队将群众的要求向杨靖宇将军做了汇报。杨司令听了报告后，经过研究分析，当时提出三个消灭敌人的方案。第一，我们完全可以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把伪警察打掉，这样我们就要消耗大量弹药。如果一时攻不下来，敌人的援兵会很快从两头增援上来，这样做必须在两头用一部份主力部队阻击敌人，采取围点打援的办法。杨司令说：“目前这个办法不可取，因为我们主要打击对象是警察，不是打援敌”。第二，最好用小部队调查了解摸清敌人的弱点，以化

装偷袭办法。第三，是摸清敌人出来的规律，在中途打他的伏击，一举歼灭这股敌人。大家一致同意用第二个方案。当即决定派出几支小部队，尽快摸清敌人的情况，立即向司令部报告。三支小部队马上出发，各自分工的战区：一支小部队去火龙盖一带活动，一支去太平沟至榆树林子当中一带开展活动，另一支去太平沟北边活动。经了解敌人出来的规律摸不准，但是各小部队同时了解到这帮警察非常爱管闲事。这股敌人就驻在公路边上，哨兵也设在公路上。群众反映说：“只要有人路过，敌人的哨兵就一定进行盘问，以便借此来对群众勒索，轻者骂几句，重者打一鞭。”三个小部队都先后回到司令部向杨司令作了汇报，杨靖宇将军立即召开军事会议，经过长时间分析研究以后，决定利用敌人爱管闲事的特点，打掉这股汉奸。这时便立即从各部队抽调三十名队员，组成手枪队，一律换成便衣，每人发一支匣枪，其中发子弹，由教导一团许团长带领。第二天手枪队先出发了，后面紧跟着两辆马车，马车上装的高粮糗，里面暗藏了一挺马克沁轻机关枪，赶车的老倭是机枪的弹药手，跟车老倭是机枪射手，这挺机枪是支援手枪队的。我们事先已准备了一瓶烧酒揣在前头一个队员兜里，在离敌人岗哨不远的地方两个队员每人喝几口酒，其余剩下的酒都倒在两个队员前胸的上衣上，造成酒气熏熏，真象喝醉酒似的，走路也东倒西歪地，说话舌头也硬了，这时两个人就你扯住我的衣领，我揪住你的衣服不放，互相捶打着，连喊带骂；等到敌人哨兵近前时两人便开始动手互相真的打起来了。在这种情况下喝醉酒的人打架，群众很自然的跟着一群人看热闹，也有的跟着劝架的，也有的跟着拉架的，三十多个人拉拉扯扯，吵吵嚷嚷地向太平沟警察所走去，快到岗哨时，许团长通知队员

说：“真打的象，骂的挺真。”手枪队走到岗哨前面时有人说：“请老总给评评理吧。”这时后面那辆马车急急前进也赶来看热闹，岗哨大骂：“他妈的你们不好好走路，打的什么架？喝醉了为什么打架？过来老爷给你们断官司！”这时看热闹的，打架的，都跟着围上来，在忙乱中队员们转到哨兵身后，用枪顶住敌人的腰说：“不要动！贼就打死你！”哨兵很听话便麻溜地举起手来，当场被捆起来，又用毛巾把咀给堵上拉到阴沟里，这时跟车的老板把机枪拖出来，端上机枪和手枪队一同冲进屋里高喊：“缴枪不杀！”这时有两个顽固警察从炕上起来抓枪企图抵抗，队员们当即两枪结束了性命，其余的警察都躺在炕上哆哆嗦嗦地举起双手全部投降了。待把枪支搜缴完了发现日本鬼子不在，经审问俘虏，才知道日本人在东南炮楼里找几个女人陪他喝酒呢。许团长命令几个队员把日本人抓来，队员到东南炮楼里只发现几个女人坐在炕上，桌子上还摆着酒菜，可是日本人不见了。经搜查发现日本人钻在地下八仙桌子底下去了，我们队员大喊一声：“出来！不出来打死你！”不管怎样威吓他也不出来，硬是被我们扯着腿拉出来了。这个鬼子手里还有一支手枪，但他却不敢抵抗，被抓住后他说：“你们来的好快呀！我们一点消息都不知道。”我们说：“你要知道了又怎么会当我们的俘虏呀！”这时鬼子才低下了头。全部战斗总共才用了二十分钟的时间便全部结束。我们只用了二发子弹，便把敌人按插在太平沟这棵钉子拔掉了。

我们部队撤回驻地后，经调查掌握了这个日本人杀死过几十名无辜的农民，还强奸了许多妇女，罪恶累累。司令部决定，将这个日本指挥官立即处死。这一仗后周围的敌人恐慌万状，再也不敢随便出来欺压群众了，这一地区的群众拍

寻找二军魏政委

王传圣

一九三八年五月上旬，有一天杨靖宇司令找我说：“小王，有一个紧急任务交给你去办，越快越好，可能有一定的困难，再困难也要开动脑筋，想尽一切办法必须完成，再不能耽误了。”当时我问：“什么任务？”杨司令说：“我根据情报分析，一定是二军的队伍过来了，很可能是魏政委带着队伍来的。”杨司令一说这个情况，我说：“我也听说了，群众传说，前些日子红军在通化县境内高力沟子和敌人打了一仗，又说红军还带着炮，估计可能用炮轰击敌人。过了几天又听说在辑安县的双岔河及台子街当中和敌人发生遭遇战，打了一阵红军退走了。根据这些情况说明，二军的队伍确实过来了。”杨司令听完报告后，马上决定由我和老刘同志（外名叫刘大楞），在三天内一定要把魏政委他们找到。说实话我真有点犯愁，但心里想再困难也必须完成。我说：“司令再宽限两天时间吧，那么大的地方一二天的时间我上哪去找他们哪？”杨司令说：“小王你又在哪要什么鬼？限你三天时间还不够吗？多一天时间也不能再给你，你知道为什么这样紧吗？”杨司令非常严肃的说：“你要知道他们从

东边过来是一边行军一边打仗，那么多的队伍对这一地区情况不了解，找我们又马上找不到，他们也一定很着急，他们的粮食也一定很困难，我们不马上找到他们能行吗？你想想看。”杨司令把任务交待完，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，立即表示三天内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们就是了，再回来交差。但是请求给老刘同志换支匣枪，多给点子弹，以防万一，因为这次外出有可能和敌人中途遭遇。杨司令说：“好啊，原来你要求给老刘换支枪，可以的。”于是我们马上交出手枪，换了一支三号匣枪。杨司令笑着说：“怎么样？就这样去执行吧！小王你马上去吃饭，吃完了立即出发，找不到他们不准你们回来。”末了，杨司令还问：“这回行了吧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没有问题，保证完成任务。”我在临走时请示司令还有什么事吗？杨司令只说：“给你的任务是找魏政委和他带的队伍，不是叫你去带兵打仗去，你要细心大胆地去执行这个任务吧！要特别多加小心，千万不要和敌人发生冲突。”这时我们便每人带上三天吃粮就出发了。直奔西北方向，走到老爷岭岗上坐下来研究一下，向什么方向去找他们，商量结果，决定去双岔河至台上街的当中，他们和敌人发生遭遇的地方，先了解一下情况，再决定下一步找的办法。等我们到达梨树沟子，向群众了解情况时，群众说：“这几天可紧啦，敌人在双岔河至台上街这一线的公路上有巡逻队，有时候敌人放卡子。”我问为什么？他们说：“听说前几天从东边过来许多红军，打了一仗，所以紧的很。”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和我们原来听说的一样，便在天亮以前顺利地通过了敌人封锁的公路。等找到我们部队和敌人遭遇的地方了解时，群众说：“前天晚上从我们门前过了一夜队伍，反正人是不少，也不敢看，多少不知道。”我和老刘商量结果认定，是第二军

的队伍，今天完全可以找到，他们不会走的太远了。我们决定跟踪找他们。等到天亮后，我们跟着脚印追进沟里，在路上发现有马的粪便，我又发生了怀疑，如果是我们的队伍不应有马呀！因此引起我的警惕，可能我们队伍头前走，后面有敌人跟着，我估计他们决不会在沟里头住，一定在岗上或山那边住，可能在摇钱树岭一带住。结果真叫我们估计对了，在摇钱树岭上住能放回头哨兵，看的很远，能早发现敌人。我们快走到沟里了，突然发现岗上，山坡上，支了许多帐篷，还有炊烟。根据经验判断，部队住的形式、方法，是自己的队伍，否则不会在山岗上住，认定是东边过来的第二军队伍。我们俩人高兴地跳起来了，司令给我们俩三天时间，还不到三天就找到了，怎能不高兴呢？便加快了脚步。这时眼睛只顾往山顶上看，快到山底下的时候高兴得忘乎所以了，没有任何防备的时候，从路边上，大石头后面，猛然窜出来十多名战士，用枪指住我们俩个人，大喊一声：“不许动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我一看是我们的人，因为他们帽子上有红五星，我说：“把我们俩个吓了一大跳！”原来哨兵早就发现我们俩个人了，走走停停地，东张西望，他们认为我们俩是特务，所以连长带一个班来埋伏在路边上想抓活的。我说：“我们俩是第一军的，是杨司令让我们来找你们的。是谁带队伍来的？”那位连长说：“是魏政委。”我说：“可找到你们啦，我们找了二天一夜了。你们有马吗？”那位连长说：“有一匹马，给政委骑的。”我问：“魏政委在那个帐篷住？”连长说：“在山顶上那个帐篷里。”我说：“快领我去找魏政委，我有急事！”他们还不太放心，端着枪说：“等见到魏政委再说吧！”我说：“魏政委在一九三六年我就认识他。”我们刚走到帐篷跟前，魏政委从里面

出来说：“听说一军派人来了？”这时我立即认出是魏政委，便紧跑几步向他敬礼，并喊：“报告！政委您好？”魏政委笑了：“哎呀！小副官来啦。”我高兴的说：“可找到你们啦，否则我就要挨批呢。”魏政委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我说：

“司令员只给我们三天时间找你们，多一天也不给，我说那么大的地区三天怕找不到你们。杨司令说找不到你们不准我回去。”魏政委说：“你要找不到我们，那你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拼命也得找到你们哪！否则我就交不上差啊！”魏政委哈哈大笑说：“好你这个挑皮鬼呀！我们也很着急，想尽快和你们联络上，知道你们司令部会派人来找我们的。刚才我还说呢，怎么还没有消息呢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这回好了不犯愁啦。”魏政委还开玩笑说：“王副官快告诉我，司令部住在什么地方？离这多远？”我说：“离这只有一天的路程，翻过前面那座大山下去，往沟里一走就到了。”魏政委说：“那好极了，通知各部队准备吃饭，午后出发。”他又问我：“这地方你都熟吗？”老刘同志说：“这地方他到处都跑熟了，午后出发时我们领路，保证走不了冤枉路，明天上午准到。”第二天十点钟，部队来到老爷岭岗顶上休息时，我向魏政委请示说：“我得先回司令部报告去，免得再挨批呀！”魏政委笑着说：“你快去吧，否则又要挨批了。”他们由老刘同志领路，我便先回到司令部，向杨司令报告了找到魏政委的经过。杨司令说：“三天内找到了吧？马上通知各部队集合，准备迎接第二军的部队。”我出门一看哪，事先准备好的，几十面旗帜，还用松树枝扎的门，上贴着写有欢迎第二军兄弟部队的标语，还有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赶出中国去！”“抗日战争必胜，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，赶走日本强盗，彻底消灭日本鬼子，收复我大好山河，把伟大

的抗日战争进行到底！”、“一、二军共同携手和日本帝国主义作坚决地斗争”等标语。

当天上午十一时，一军队伍排成一行，站了几里路长的队伍，由杨靖宇将军带领干部在队伍前头迎接。这时第二军的队伍，前头有两面红旗引路，奔向司令部驻地。这时口号声，鼓掌声，互相问好声，响成一片，我也跟随杨司令一起欢迎二军的队伍，这样的场面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！杨司令和魏政委见面时互相敬礼握手，两位高级领导干部还互相拥抱在一起。我们这些警卫员也学着首长的样子，也互相敬礼，握手，拥抱，问好。当时大家欢欣鼓舞，非常高兴，简直不知说什么好了。欢迎仪式完了，司令部通知所有部队集合在一个草地上，欢迎二军部队大会开始了，会场上布置的非常隆重，杨俊恒参谋长主持会议，宣布大会正式开会，首先由杨靖宇司令致欢迎词，魏政委致答词。在几天之后便开会研究一二军合并改编问题，这就是在五月十一日，司令部驻的地址是，在集安县老爷岭东五道沟沟里，一二军正式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，直辖三个方面军，司令部直属一个警卫旅，机关枪连。不久又成立了一个少年铁血队，直属司令部管辖，及一个特委排，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，正式召开南满省委会议。

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日

负 伤 以 后

沈风山 口述

迟明发 整理

一九三九年冬天，我负过一次伤，留在老村子里养伤，历尽艰辛。事过四十多年，那段生活，仍历历在目，现在回忆起来，可使青少年知道当年抗联生活的艰苦，以励其志，为振兴中华，发奋向上。

自从程彬叛变后，我们的处境日趋不利。队伍虽然劈成了很多小分队，但仍然没有彻底甩开敌人。这时候，我在杨司令直属的警卫连担任副连长。这天我们小分队和杨司令刚翻过山头，回过头来看看有没有掉队的，被后面紧追的敌人发现了，一声枪响，使我的脖子受伤。大伙一见，把我背的背，架的架，又翻过一个山头，这才算把敌人甩掉了。可是敌人不死心，仍在后面撵。

我负伤后，行走不便，杨司令想了想，便对我说：“风山同志，你的伤很重，跟着大伙一起走不行呵，我看你离开队伍去养伤吧。”我一听要我离开部队，说什么也不干，认死也要跟着走。杨司令又说：“小沈同志，如果你有坚强的革命意志，等把伤养好了，再来找部队。不过，现在还是留下的好。”经杨司令和大伙的劝说，我才为了不给部队落麻烦，含着泪答应了。

部队在临走时，给我临时安排了一个住的地方。把大倒木边上的雪扫干净，铺上干草，又用棉被将我包好，还给我留下200发子弹和一支匣子枪及一些吃的。杨司令临走，又对我说：“休息休息，就先往回走，把伤养好了，愿意回来就找部队。要是来不了，就在家帮群众多做些工作。”这时候，同志们又拿了些松枝，搭在倒木上，还铺了一层松树挠儿，盖上一层雪，再用枝子把雪扫平，这么一收拾，老远看就是白花花的一片雪，一点也看不漏。同志们走了，我躺在这个倒木搭成的窝棚里，心头充满了难舍之情。可是想到这样，部队会转移得快，就又平静了些。约摸过了两柱香的功夫，听到敌人追过来了。走过去多少敌人不知道，第二天，只见把个雪窝子踩成了有两丈多宽的大平道。我知道敌人不会回来，便忍着痛，咬着牙，开始往回走。

部队走时，已经断粮了。所以，留给我的苞米粒子为数不多。我走了不到半天就吃光了，怎么办？只好渴了抓雪吃，饿了紧紧裤腰带。这条路是敌人趟出来的，一路上有不少东西是鬼子和满兵扔的，我起初没在意，后来冷丁发现，还有一些冻得崩崩硬的大米饭。这是敌人吃剩下扔的。为了赶路，吃不了把锅一扣就走。我抠了几块，虽说吃起来挺困难，但总比空着肚子强多了。吃饱了以后，我又抠了不少，尽力背上，留着道上好吃。没成想，这样的饭店，路上又迂到好几个，这真是没有想到的事儿。

走着，走着，一连气走了十九天，眼瞅着就要走出老林子时，我心中又犯疑了。回家，我的家在那里？爹娘死了，一个姐姐现在也不知上哪去了，回到家乡去找谁？再说身上还有伤，走出林子，弄不好还不叫敌人给捉了去。我下定决心不回家了，等在老林子里养好伤再去找部队。就是死，也

要死在革命队伍里，死在战场上。想到这里，我又窝回头来，朝着老林子深处走去。也不知走了有多远，猛抬头，发现林子里有人走过去脚溜子。我马上警觉起来，这是敌人的侦探人员走过的呢？还是打猎的走过的？一时辨不出来，我咬咬牙往前闯闯看。于是，我就顺着脚溜子走去，走了不多远，看见有个小窝棚。我走进去，里边一个人也没有。摸摸炕，小炕烧的滚热，还有个铺盖卷儿。地下放着两个大粮袋子，摸了摸，是大米，还有一袋子小米和一大瓶子豆油。我马上想到，这个屋的人肯定不是个庄稼人，真正的庄稼人没有这些个好吃的。我正想迈步往外走的时候，突然又想到，不走不行么？干脆在这等人来，看他个水落石出。心里想好了，我就又掉头进屋，躺在炕上，豁上了。长时间没睡热炕了，身上真是要多舒服有多舒服。

日头落山时，外边嘎吱嘎吱走进来一个人。我赶忙邪歪在行李上，把手插进腰里摸好了枪。那人没想到屋里有人，先是愣了一下，马上皮笑肉不笑地咧了咧嘴，露出一颗大金牙，说：“嘿嘿，这位兄弟是什么时候到的？”我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刚到不大一会儿。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了。”那人忙说：“那里话，咱们山里人没什么好招待的。赶上什么吃什么吧。再说，咱们还不都是中国人么。”那人说完，蹲在地上，摆弄着柴拌子，我倚在铺盖上，时刻注意他的动向。看样子，那人想问我是干什么的，又不好出唇，半天才说：“兄弟，你是……”

我觉得和这个人绕弯子没用，就直接了当地说：“我不用和你拐弯抹角的，明人不做暗事，实话告诉你，我是抗联的战士，这回叫狗咬了，想在你这儿养活一个时期再走，你看好不好？”那人听了我的话，愣愣地望着我，半天没说话。

那人脸上没什么表情，眼珠转了转，笑着说：“只要你嫌乎，就只管住。”呆了一会儿，那人叹口气，含着骨头露着肉的说：“唉！你这小伙子，年纪青青的，又受了重伤，还干个什么劲？倒不如去投降了吧。伤能养好，还能吃香喝辣的，大把花钱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抬头看看我，我尽力克制着感情，没啥表情，他又说下去：“再说，你们的杨司令在前两天，已经叫日本人捉了去杀了头，跟他干还有个什么巴结头呢？”他说完了，我没说什么，但对这个人已产生极大的反感，并对这个人的身份，越发犯疑。就这样，我怀着戒心，吃完晚饭后，我睡下了。这一宿我只是装睡，那个人不知是真睡还是装的，打了一宿的呼噜。

第二天早上吃过饭后，那人对我说：“我回去一趟，弄点菜来吃，好保养保养你的身板。”我说有这些东西就挺好，不用回去，等有了再回去拿也不晚。可那人不听劝，说什么也要回去，一扭身子走了。我因为身上有伤，追不上他，但经过一宿的思考、观察，料定这个人不是好人，他说回去，一定是去报密。他要走了，我就完了。想到这里，我连忙吃力地撑出门，对那人喊：“大哥，大哥，你站下我问你句话。”那人在远处站下了，问：“什么话？”

我赶忙熊他：“你昨儿讲，投降了真会象你说的那样？”那人一听，咀又咧歪开了。大声说：“我说的话，不胡弄人。”我趁他站下和我说话的功夫，已走到他跟前，抽冷子，把枪一下子对准了他的胸口，大声喝道：“举起手来！”那人举着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饶道：“哎呀，兄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可没坏你呀！”我说：“你说句实话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那人一看瞒不住了，就哆哆嗦嗦地说了实话。原来这人是敌人的密探，专门搜集抗联的情报。我